

郁金香书系

邵綃红 著

# 乐爸爸所乐

郁金香书系

# 乐爸爸所乐

綃红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爸爸所乐 / 邵绡红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

(郁金香书系)

ISBN 978-7-5651-3076-2

I. ①乐… II. ①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4410 号

---

|      |                                                         |
|------|---------------------------------------------------------|
| 书 名  | 乐爸爸所乐                                                   |
| 作 者  | 邵绡红                                                     |
| 责任编辑 | 向 磊                                                     |
| 出版发行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
| 电 话  | (025)83598919(传真) 83598412(营销部)<br>83598297(邮购部)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njnup.com">http://www.njnup.com</a> |
| 电子信箱 | <a href="mailto:nspzbb@163.com">nspzbb@163.com</a>      |
| 照 排  |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11.125                                                  |
| 字 数  | 238 千                                                   |
| 版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51-3076-2                                  |
| 定 价  | 30.00 元                                                 |

出 版 人 彭志斌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 自序

翻开这本小书,你看到我幼时惊恐的大眼睛。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的大年初一,老天爷指派我这个“负有使命”的小生命在硝烟中呱呱落地。幼年好哭,豆蔻之年柔弱无能的我,再也料不到自己成年之后会有这么多压力落在肩上。医务职场,我努力完成医疗预防教学、行政,乃至外事、学会、保健、农村巡医培训多重任务;生活里我撑起两个濒临破碎的家。度过艰难的岁月,最终得有安定的晚年,得有宁静的环境,来读书,来思考,来写作,来洗涤蒙尘的古瓷,让它回归原来的色彩;让我在指日可数的晚年发奋,回忆与爸爸共同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在他自己的文字里寻寻觅觅,倾听他故友同人的回忆,耐着心在一张张泛了色的故纸堆和互联网的资料里寻找出一个“原版”的邵洵美。

在一遍遍细嚼他的文字间,不自觉地感染到他的性格、爱好与幽默;追踪他的所作所为,我犹如重游彼时彼地,探索他所想、所乐、所难;我分析思考,试图解读他的人生观和

文学思想。积聚了这些内容，在编辑他的文集，书写他的人生同时，我写下一篇篇文字，二十年来竟也有百余篇，有探寻出实事的陈述，有对他的作为缘由的分析，有纠错更正，有感想体会。这些说不上是文章，就像我为爸爸写的书一样，疏于文采，大多是读书报告。我不是学人，涉猎有限，其中肯定不乏主观错解，只是把我所知所想与读者分享，共同来挖掘邵洵美这口井。感谢董宁文先生为我结集，让我为自己十年笔耕留下些纪念。

二〇一六年三月于上海

# 目 录

自 序 / 1

## 循 迹

《我的爸爸邵洵美》自序 / 3

《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

增订本自序 / 10

想起父亲当年祭祖时 / 29

邵友濂祖孙与《使俄文稿》 / 33

洵美长幸 / 39

邵洵美与徐志摩

——一部诗的传奇 / 43

《儒林新史》的始末 / 66

邵洵美笔下的巴黎世博会 / 72

洵美的笔名 / 78

邵洵美精心推介的《曹涵美画

〈第一奇书金瓶梅全图〉》 / 81

寻寻觅觅《蛇》的源头

——原来此《声色》非那《声色》 / 86

邵洵美春秋笔法写《论语》 / 93

黄苗子、郁风夫妇及丁聪谈邵洵美往事 / 113

从《十日谈》开天窗说起 / 126

我所知道的项美丽 / 137

邵洵美与他的外国作家朋友 / 148

邵洵美即兴写就《游击歌》 / 152

最初发表《论持久战》英译稿的杂志 / 158

经叔平与抗日杂志《直言评论》 / 166

## 解 读

洵美的书 / 181

邵洵美的诗探索 / 185

译述卷编后小言

——诗和译的一生 / 214

黄苗子和邵洵美图文同题《真心话》 / 224

邵洵美和漫画家们的渊源 / 230

主编的笔下

——看邵洵美的编辑随笔卷《自由谭》 / 248

《半部自传》 / 259

诗人不能只生活在诗里 / 262

邵洵美的文学史观 / 272

## 错 会

《小姐须知》不是诗 / 291

此画像非那画像 / 295

听杨绛忆邵洵美 / 299

《赌国诗人》之说 / 307

同名同姓的误会

——“郭明”考 / 313

## 感 悟

乐爸爸所乐

——读书 / 321

一张牛年贺卡 / 330

一幅揪心的画 / 334

记忆中的诗词意译之美 / 341

## 循迹

Y





## 《我的爸爸邵洵美》自序

我是抱着还事物本来面貌的心意动笔的。我不善写作，不会妙笔生花，我只是试图通过他的作为，他的作品，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画出我的爸爸——邵洵美，让读者看到他的思想，他的为人，他的一生。妈妈为了不让“邵洵美”这个名字被云雾湮没，以她七十岁高龄斗争了十年。我只是循着她的路走下去，谋求当代乃至后世的读者能对这位曾经醉心于写作，痴心于出版的邵洵美有一分理解；期望还会有人记得这位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为宣传抗日尽过力的老文化人。

爸爸不相信世上只有一个上帝，因为人世间的事物太复杂太矛盾。他相信“人总是半神半兽的，一方面被美来沉醉，一方面又会被丑来牵缠”。他自己也不例外。生活在他那个变化万千的时代，他的一生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有可批可贬之题。但他是个好人，作为诗人，他希望“点化”众生；

作为作家，他希望对时代作出反应；作为翻译家，他希望给外国优秀文学穿上中国的新装，让读者能欣赏到原著的精彩；作为出版家，他希望能写能画之士有展示才华的园地，也能让大家有一吐为快的场所。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为维护民族尊严尽过一份力。年轻时他爱一切美的事物，他歌颂生，歌颂美，但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时期正是国难当头，百姓遭殃的年代。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不可能继续“唯美”，他从“吟花咏月”转为“慷慨激昂”，继而厌恶“风花雪月”。但他始终还是一个诗人。诗人对生活，对这个世界总是有期望，有幻想。然而，历史无情，接连的劫难降落在他的头上。爸爸走得太早了！

一九九九年，我来美探亲前，又一次去拜访了老作家施蛰存，九十多岁病弱的施老伯重听，但记忆清晰，看着我写下的问句作答。他倚在叠高了的棉被上仰着头回忆往昔：“你们搬到霞飞路后我才常常去你家。以前静安寺的老宅也去过多次，和洵美一谈总是到深夜。有一次刚要走，徐志摩来了，大家又接着谈下去……”忽然，他神情严肃地说：“你祖上两家和近代史都有关系。你太爷爷的《邵友濂日记》上海图书馆有，镇江博物馆也有。我建议你，复印了点注出版。”谈到我太外公盛宣怀的“愚斋”藏书，后来捐了出来，华师大分得一部分，施老伯有其油印目录。他又跟我谈爸爸的文章和诗，他说：“谈文学，不能说色情不色情的”；“洵美早期是个诗人。他留英时正是十九世纪，王尔德、史文朋等唯美主义流派在英国盛行。洵美早期是唯美派，后来就不是唯美派了，就是现代的了。他跟徐志摩在一起，受

徐志摩的影响；后来跟林语堂在一起，受林语堂影响。”施老伯不无深情地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当听我说已收集到爸爸许多诗和文章时，他焦急地对我说：“赶快！出一本《邵洵美纪念册》，一本《邵洵美文集》，赶快！”他的嘱咐给我信心，也给我压力。当时他答应出书时为我写序。遗憾的是，我来美一住五年，书还来不及付梓，施老伯却已仙逝！

其实那时我正在做这个工作。最初有让世人对我爸爸有个完整的了解的念头，是在一九八二年。那是在见到爸爸的“平反书”的三年前。当我给妈妈看《新文学史料》上一篇文章提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当年的文学家、文学流派应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其后列的名单里有邵洵美的名字，妈妈喜上眉梢，她马上翻出一大堆自己的日记本和资料来。妈妈对爸爸是有信心的，她深信终有拨开云雾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从不执笔的老妈，为南师大《文教资料简讯》写的《忆邵洵美》一文居然一炮打响。在帮助妈妈整理稿件时，我才知道，爸爸办过中英文两份抗日宣传刊物；也是自妈妈珍藏的诗集《诗二十五首》和几张《天下》月刊的散页上那篇 *Poetry Chronicle*（《新诗历程》）中，我才第一次读到爸爸的诗和文章，这才认识到爸爸文学事业中抗日爱国的一面和他推动中国新诗发展的执著。那时我便滋生了要全面了解爸爸的想法，开始有意无意地收集资料。我不时缠着妈妈讲“老辰光”的故事，每与前辈或亲友见面与通信，总请他们忆旧，特别是有关爸爸文学方面的。施蛰存、秦鹤皋、许国璋、方平以及《论语》半月刊的编

辑之一的林达祖和跟随我爸爸办出版几十年的助手王永禄都给我很多帮助。我姑婆毓华、星华和堂哥伯礼、堂弟邵林、邵立也曾为我寻找资料。远在台北的老姑妈芸芝一次次让表妹小芸代笔作答。一九九五年我去纽约，在老姨妈盛冠云（毓青）及爸爸的老友 Emily Hahn（项美丽）府上小住，与她们深谈，获得许多资料，充实了当时我将完成的《命运》书稿（那是应一位日本出版商之约，写爸爸，也写我的一生）。

那年，上海《世纪》杂志刊出我的《最初发表〈论持久战〉英译稿的杂志》一文，不久编辑部转来读者辛南生的来函，指出我将译者杨刚的笔名音译成“士敏”不当，因为杨刚原有个中文笔名叫“失名”。他说老作家萧乾知道。为了核实，经南师大杨苡先生介绍，我给萧乾先生去了信。萧老接信立即回复，并将我给他的信转给《世纪》编辑部（他本人也是该刊编委之一），可见老作家的认真。后来，《世纪》破例，在当年第四期刊出了“更正”。自此我与萧老不断通信，当时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对我这个陌生的晚辈每信必复，爱护有加。他信中说：“我不曾有幸会过令尊洵美先生。他似应长我一辈，而且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平。”（他没见过我爸爸，而爸爸一向对他十分推崇。在我上中学时，就听爸爸不止一次提起过他的名字，说萧乾中英文都好，写的战地通讯极棒，没人比得上。）萧老还欣然为我答疑：关于我爸爸办的英文刊物 *Candid Comment* 的译名，他认为有“直话直说”之意，为此，我把原先译的“公正评论”改为“直言评论”。一九九六年五月五日他在信中写道：“我建议你把所掌握的有

关令尊的事写成文章，交给《上海滩》杂志，因洵美先生是上海闻人，对文化文学事业贡献均很大。《上海滩》是一份受人重视的刊物，可附多帧照片。你也可附上我这封信，作为推荐。一定是篇好文章，题目可作《我的爸爸邵洵美》。北京的《人物》或《传记文学》也会愿意刊登。除了附照片，最好再附一页手稿，他的字也秀丽出色。希望你用心写，篇幅可略长，但宜利落。”他还特地抄下《上海滩》和《人物》杂志社的地址给我。当时他听说《上海滩》杂志社搬家，怕地址不确，没隔两天，我又收到他一封短笺，是他刚接到最新一期《上海滩》，确定原址未变，特地告诉我。七月十一日萧老又来信，信中写道：“希望你鼓起勇气来，有杨苡作第一读者，就更有把握。建议你先写个提纲，把特别与文学艺术有关的事迹列出，有了骨再长肉，一定可以写好，可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主编李启伦，也可给《上海滩》，前者更有学术地位，一般读者均永久保存……”每读萧老的信，我总激动良久。这位素昧平生的老前辈对我的期望如此殷切，如此谆谆教导，为我考虑得如此周详！这既是对晚辈的无私提掖，也包含着对邵洵美的尊重与理解。我实在不可辜负其所望，应当用心写。

由此，我在《运命》稿的基础上以爸爸为主线进行改写，书名遵照萧老之意改了。我钻进故纸堆，寻找爸爸的足迹，进入我原本不知道的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中去。读着爸爸的一篇篇文字，他的音容笑貌一次次重现在我眼前。我和爸爸一起回到那个岁月，与他一起笑、一起乐、一起愤慨惆怅，沿着历史的脚步一路走来。

资料是那么丰富,有限的时间内我读了近二十种刊物,近百本书,本本都有爸爸的影子。因赴美在即,来不及更广泛地去翻其他报刊,遗漏的肯定不少;但就我手上有的,已足以反映邵洵美一生文学事业的印迹。资料不完全,只好以后补遗了!



完成了《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和第一辑文集五卷,  
绡红心情舒畅在三亚(二〇〇八)

然而要厘清发生在前四十年至一百年间的往事实非容易。年代久远了,记忆有时不一定可信。为了尽量使内容具体真实,我不惜花费很多时间把自己耳闻目睹的,亲友提供的资料与哥哥祖丞一一核对,与当年出版的书报杂志对照印证,以图去芜存真,重要的事件都做到有据可查。我翻史书、县志、家谱;亲自去南京市档案馆查阅一九二七年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处清册;电邮英国剑桥大学查阅一九二五年学生档案;委托好友查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旧档,等

等；也为了证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译文刊于上海 *Candid Comment* 的真实性，求助于项美丽，她应我之求，委请美国专门收藏她作品的 Lilly Library 的好友代为复印该刊寄我，以资确凿。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哥哥祖丞、妹妹小燕和邵阳、吴立岚夫妇及弟弟小罗为我提供不少资料，他们又花好多时间读我的初稿，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尤其是哥哥，他的记忆力惊人，告诉我大量往事的细节，为此他给我的信件超过百封，还专门分题写了一本备忘录送给我参考。侄儿邵潜助我将照片、图片制成光盘。钱佼如、王志刚教授为搜寻资料费心费力。在此，谨向所有帮助我写这本书的前辈和亲友致谢。虽然其中好多位已于近年作古，但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我虽然力求资料翔实，但终究有许多事并非我亲身经历，还有不少实属口耳相传，失实之处，盼知情者不吝指正。

这本书从动笔到如今已整整十年，感谢完颜绍元先生的热忱鼓励和鼎力支持，这本书才得以出版。书中包含着我们兄弟姐妹对爸爸妈妈的思念，就当是一本《邵洵美纪念册》。我现已七十二岁啦，希望不久《邵洵美诗文集》也能和读者见面，我会继续努力的！

写于芝加哥

二〇〇四年二月十四日灯下



# 《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

## 增订本自序

我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人？生活里一次次在“拷问”。

一九五五年，我在大学申请入团遭拒，理由是：“你崇拜你的爸爸。”我很诧异。我爸爸是个整天埋头书报的人，解放前写文章编杂志，我是知道的；也听说他年轻时是个诗人。我暗忖，自己从来没有以此向同学夸说什么，表现出我对爸爸的“崇拜”呀！因为我从来没读过他的作品。不过，沦陷时期他拒绝日伪拉拢，没有跟我几个叔叔一样落水做汉奸，我颇为他骄傲，但是我也没有向人炫耀过啊。政治课的教育使我认识到自己“出身”很不好，因为我知道爸爸是书店、印刷厂的老板，在故乡有祖传田地和祠堂。虽然因经济来源不靠农业收入，“成分”定为“工商业主”，可是，过年时看到墙上的神像穿着晚清的朝服，我疑虑不安。后来学习了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明白，爸爸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他写的诗和文章必然跟